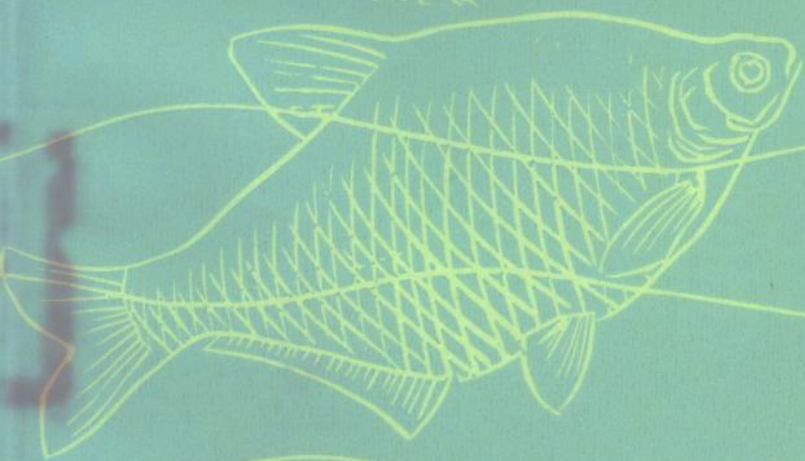


# 鱼游春水

黎先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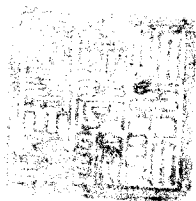
I262/178  
D1 88/

# 鱼游春水

黎先耀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85347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9473

封面、扉页图：蒋建国  
题图、插图

### 鱼游春水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5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1}{2}$  插图2

1982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

---

书号 10019·3312

定价 1.15 元

DE381

---

## 目 录

---

### 第 一 辑

|                     |    |
|---------------------|----|
| 鱼游春水 .....          | 3  |
| 除害迎春 .....          | 7  |
| 新陋室铭 .....          | 11 |
| 燕山扑蝶 .....          | 17 |
| 龙骨山探胜 .....         | 21 |
| 燕京第九景 .....         | 26 |
| 西子湖头有我师 .....       | 30 |
| 云南的社会化石及其发掘者 .....  | 36 |
| 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  | 43 |
| 井啊，我们正聆听着你的故事 ..... | 47 |

### 第 二 辑

|            |    |
|------------|----|
| 神奇的手 ..... | 55 |
| 大雁南飞 ..... | 59 |
| 鸡鸣不已 ..... | 62 |
| 蚯蚓引 .....  | 67 |
| 崂山茶 .....  | 75 |
| 龙吟凤舞 ..... | 79 |
| 麋角解说 ..... | 84 |
| 象喜亦喜 ..... | 89 |

|               |     |
|---------------|-----|
| 彩蝶婚礼趣闻 .....  | 94  |
| 爱情婚姻源流考 ..... | 97  |
| 生命的足迹 .....   | 104 |
| 祝蛻螂南行 .....   | 110 |
| 莱蒙湖畔鸽子飞 ..... | 1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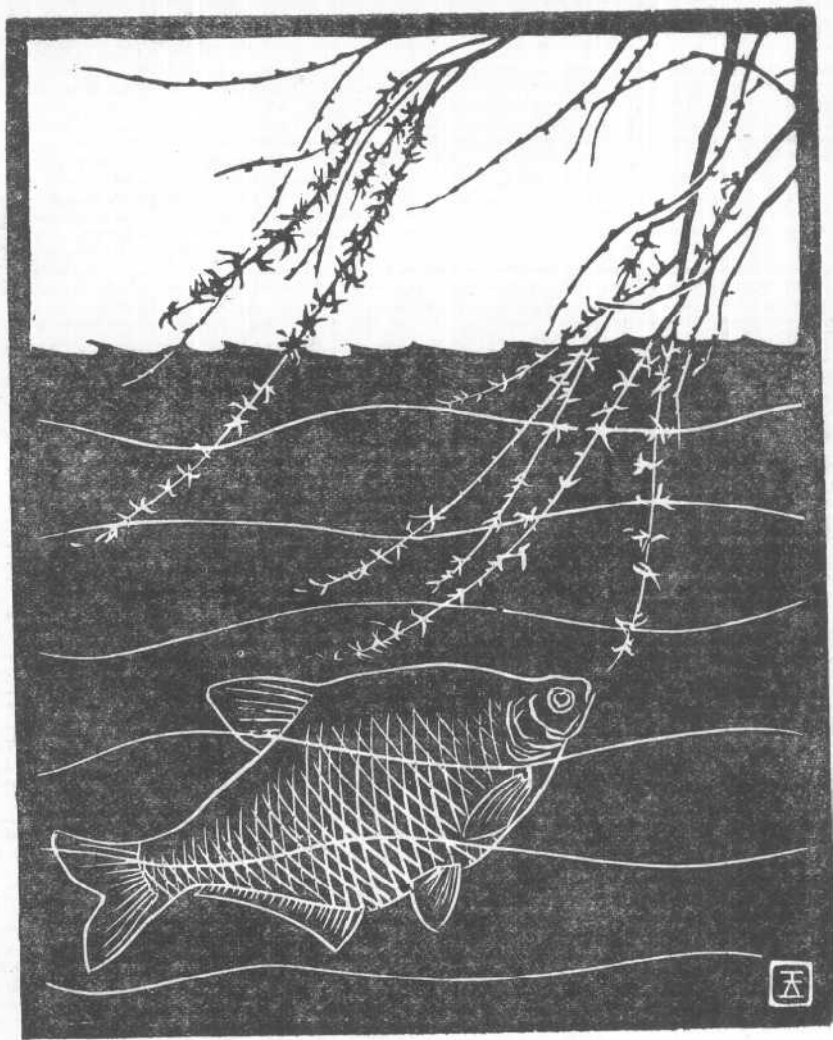
### 第 三 辑

|                   |     |
|-------------------|-----|
| 知识的宝岛 .....       | 119 |
| “猎犬号”航程 .....     | 122 |
| 布丰的风格 .....       | 126 |
| 斯德哥尔摩的桥 .....     | 129 |
| 火车摇篮曲 .....       | 133 |
| 汽车故乡吟 .....       | 137 |
| 海港与船 .....        | 143 |
| 空中巴士行 .....       | 146 |
| 诺贝尔憾事 .....       | 152 |
| 在马克思墓前 .....      | 155 |
| 英国皇家学会访问记 .....   | 158 |
| 同未来的法拉第在一起 .....  | 162 |
| 《莱茵河的金子》外两幕 ..... | 168 |

### 第 四 辑

|             |     |
|-------------|-----|
| 寻鸟启事 .....  | 177 |
| 天鹅的悲歌 ..... | 180 |
| 撒哈拉之梦 ..... | 183 |
| 蝴蝶诗画 .....  | 186 |

|                 |     |
|-----------------|-----|
| 艺林改错·····       | 190 |
| 科学洗冤录·····      | 196 |
| 砚的遭遇·····       | 199 |
| 文房四宝古今谈·····    | 202 |
| 葛洲坝与都江堰·····    | 206 |
| 米老鼠为什么逗人喜爱····· | 210 |
| 从芦沟桥狮子想到的·····  | 215 |
| 由古观象台坍塌说起·····  | 219 |
| 美酒、名茶及其他·····   | 222 |
| 青果与红枣（代跋）·····  | 229 |



第 一 辑



## 鱼游春水

星期天的早晨，我同一位从武汉来的老鱼类学家，在京郊的一条街道上漫步，迎面走来一个买菜回家的妇女。

他突然趋向前去，好像他乡遇故知，指着菜兜问：“这鱼是哪里买的？”

那妇女先是怔了一下，然后举起手里的网兜，指着前面一座大菜市场：“就是那里，要买活鱼，可得快点去！”

“哦，这条鳊鱼真新鲜啊！”我看网兜里那条头尖身阔的鲜鱼，还在扇动着它的小鳃盖。披着银灰色细鳞的鱼身，象一面菱形的镜子，在朝阳里反射着美丽的光彩。

老教授纠正我说：“这种鱼，虽然俗称也叫鳊，陆游的诗句‘缩项轮囷汉水鳊’，就把它叫作鳊。可在分类学上却是另一个种，叫‘团头鲂’，就是《诗经》里‘岂其食鱼，必河之鲂’的鲂，味道比鳊鱼更肥美，它也叫‘武昌鱼’。”

“哦，原来是毛主席吟咏过的‘武昌鱼’呀！”

他邀我一起去逛菜市场。我知道“武昌鱼”驯化引种成功，是他所在研究所的一项科研成果。走进熙熙攘攘的菜市场，卖活鱼的地方，排的队很长。他一直挤到鱼池边。有顾客提醒他要排队，他还是硬凑到售货员的面前。正好一尾斤把重的“武昌鱼”，一打挺，蹦出了秤盘，溅了他一脸的水。

他回过身来，旁若无人地向我大声招呼：“你来看，‘武昌鱼’在北京昆明湖里安家落户，长得多好啊！”他那双由于害病，显得

有点混浊的眼睛，霎时间放射出光芒。

那鱼的燕尾般的尾鳍，拍打着水磨石，在柜台上活蹦乱跳。售货员还没有抓住，他一伸手就轻捷地把那条弓背宽腹的“武昌鱼”倒提了起来。那肥阔的鱼身，缩着一个滑稽的小尖头，在他手里挣扎着。他帮着装进了一位顾客的提袋。周围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位老先生。想不到他一双看来很斯文，又有点颤抖的手，抓起鱼来却这样利索。为什么他不排队买鱼，却比买到活鱼的顾客还要高兴呢？

走出菜市场，他一边掏出手绢，擦眼镜片上的水珠，一边对我讲：“梁子湖的团头鲂已经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了。过去人们说‘樊口鳊鱼甲天下’，我想如今应该改为‘樊口鲂鱼满天下’才对。”人们怎么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因为看到了他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在人民的生活中有了实际的获益而深深激动的啊！

有的熟人称他为“老渔翁”，倒也名副其实。他从欧洲留学回国，就立志要把中国鱼类学的研究工作搞起来。他奋斗了五十多年，几乎喝遍了祖国江河湖泊的水。我国最古老的词典《尔雅》释鱼篇里列举了二十种鱼，鲤科的鱼就约占了一半。这说明我们勤劳智慧的先人，很早对淡水里的鲤科鱼类，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全世界鲤科鱼类共一千多种，我国就约占了半数。他为了掌握鲤科鱼类的第一手资料，观赏过西湖的金鲫，也垂钓过大渡河的墨鲤。尝过黄河鸽子鱼，也烹过闽江胭脂鱼。他调查过青藏高原冰川溶水里的裂腹鱼，也考察过东北边境绥芬河里回游的如金似银的滩头鱼。研究过青海的湟鱼，也采集过洱海的弓鱼。在旧中国，“半江渔火，一枕清霜”，作为一个爱国的科学工作者，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也从来不曾中断过他所热

爱的事业。到了解放前夕，这位科学家成了釜底游鱼，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为了继续科学研究，自己节衣缩食，也挤出钱去收集标本，就是当卖字画和衣物，也把一些贵重的鱼类学图书资料，保存了下来。解放后，他真如鲤跃龙门，进入了新的天地。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他和同事们一起努力，终于把新中国一个初具规模的淡水鱼研究中心，在长江之滨建立起来了。

前年春天，我路过武汉，曾到珞珈山麓去看望这位老科学家。那时“四人帮”正大刮反对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歪风，他却坚持编写《鲤科鱼类志》，研究鲤科鱼类起源的理论。所谓“分类无用论”的大帽子也没有能盖住他的眼睛，他继续朝着已定的方向前进。那天，他给我讲了一件中国鱼类学史中的轶事。我国很早就养殖鲤鱼。到了唐代，不幸“鲤”恰好与“李”同音，犯了李姓皇帝的讳，被禁养殖，违者治罪。但是，老百姓总是有办法的。从此，青、草、鲢、鳙的养殖事业就开始发展起来了。他意味深长地说：“看来，科学事业自古到今，总要受到阻挠，就在咱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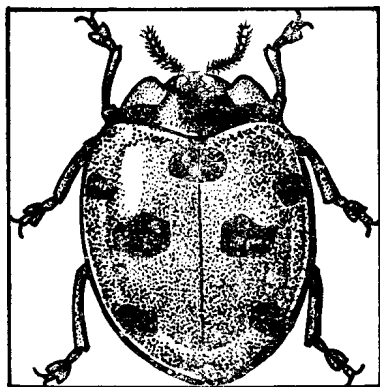
我把三峡里发现的涪陵白鹤梁“双鱼”石刻的一张拓片，带来送给了他。这唐代用作长江枯水标志的两条鲤鱼，嘴里含着莲花，刻画得活龙活现。这位老科学家戴起花镜，仔细欣赏，爱不释手。他忽然发现鲤鱼身上的鳞片，不多不少，都是三十六片。他不禁轻声地吟哦着拓片上古人题的“涪陵水落见双鱼，三十六鳞空自好”的诗句，惊叹着对我说：“你看，一千几百年前，我们祖先就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懂得以鱼的侧线上的鳞片数目来区别种类了。现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鱼类科学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呢？”

那天，他还亲自带我到烟雨茫茫的东湖边，去看他研究所正

在进行的鲤鱼杂交试验。一只只圆桶形的孵化箱里，鱼卵在轰鸣着的水流里滚滚翻腾，好象漫天透明的星辰，在不息地运转。新的生命在孕育着，搏斗着。他关切地问正在测水温的一位女同志：“怎么，鱼苗还没有孵化出来？”她看了一下手里的温度表回答：“可能今年阴雨天多，水温太低！”我们不由得一齐向窗外望去，迷蒙的雨雾低低地笼罩着湖面，湖那边的“行吟阁”也看不清了。那时，科学工作者在“四人帮”棍棒的阴影下，虽然坚持着科学实验，可是心上总遮着一层忧虑的阴云。还是那位乐观而又坚毅的女同志，好象是为了安慰我们，也为了鼓励自己，深情地说道：“新的生命一定会战胜春寒，它们迟早总是要诞生的……”

是啊，新的生命，确是扼杀不了的。他们研究所经过几十组鲤鱼的杂交试验，终于用东北镜鲤同江西红鲤，培育成功一个很好的新鱼种。因为这种杂交鲤鱼，长得快，产量高，群众给它取名叫“丰鲤”。现在“丰鲤”也在北京引种推广成功了。这次我又见到了这位总结了《新养鱼经》的现代“陶朱公”，他兴致勃勃地陪我去京郊养鱼场，探望了正在茁壮成长的“丰鲤”。我们望着肥硕的杂交鲤鱼，在喷水的鱼池里摩鳍接尾地活泼游动，它们还不时浮到水面来喋喋着飘落的杨花。他眼角的鱼尾纹，也水波似地漾开了，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意。

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解冻了，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临。多么叫人羡慕啊，这些最先感到春江水暖的鱼儿。这位老鱼类学家，对今天的生活无限热爱，对明天的理想也充满了信心，就象这些春水里泼刺而快乐的游鱼。他激动地对鱼场的职工们说：“海阔凭鱼跃。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现在就看我们自己怎样干了！”这位科学战线的老兵决心同年轻人一起，跟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生。



## 除 害 迎 春

---

春节的一个大清早，我踏着满地的鞭炮屑，到京郊的一位老科学家家里去做客。门上贴着喜气洋洋的春联：“蠹虫挖去画梁新，东风吹来京华春。”横楣是“除害务尽”。敲门进去，他正伏案赶写他分工担负的那册《中国经济昆虫志》。党中央领导我们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志在千里，不甘伏枥的“老战马”，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征途上，日夜兼程奔驰啊！

除夕晚会，我正好和这位老科学家坐在一起，听相声《老站长》。当马季同志维妙维肖地学着老乡的口吻，讽刺“四人帮”把一位农业科学家从男人迫害成“女人”时，全场捧腹不已。忿怒化成嘲笑的泪，挂在人们欢乐的脸上。我转过身去，笑着问道：“嗨，这老站长不就说的是您吗？”他没有回答，啼笑皆非地轻轻叹息了一声。

前几年，他深入华北农村，与当地农民一起，开展生物防治工作，利用瓢虫、草蛉来防治棉花害虫，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四

人帮”从报上看到小学生也参加了这项科学实验活动，于是又写文章，又拍电影，把儿童团捧成生而知之的“神童团”，而让在科研工作中带头的这位科学家却扮演愚昧无知的“大草包”。我曾听这位老昆虫学家揭发过“四人帮”豢养害虫的愚昧行为。“四人帮”及其在清华、北大的干将，也办了一个什么“教育成果展览会”，招徕人们前去参观。他们也摆着好些瓢虫，因为瓢虫能吃蚜虫呀。有几位农业技术人员去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能治蚜虫的是吃荤的“七星瓢虫”，而“四人帮”一伙不懂装懂，竟养了不少吃素的“二十八星瓢虫”。这些看来也蛮漂亮的“花大姐”，原来专门为害马铃薯等作物，同伪装革命的“四人帮”一样，是害人虫。

去年秋天，党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我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的代表。过去，“四人帮”残酷迫害科学家，摧残科技事业；如今党中央这样关怀支持科学家，扶植科技事业。我们回到宾馆小组座谈感想时，这位老昆虫学家特别激动，他无限深情地回忆起毛主席在怀仁堂亲自主持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情景。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他坐得离毛主席较远。毛主席他老人家从坐位上站起来，迈着矫健的步履，走到他身旁，亲切地微俯着魁伟的身躯，仔细地倾听他对“除四害”那一条规划的意见……日子过去很久了，可是好象还是昨天的事那样。他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在昆虫科学方面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深秋的阳光洒进了我们小组讨论的房间，正好有一小撮粉虱，灰尘般地随风飘进屋来。这位老科学家坐在靠窗的地方，看见它们幽灵似地落在盆花上。他顺手摘下一片被虫吸食得干皱的叶子，搓揉得粉碎，愤懑地说：“这几年来我国防治害虫的工作

被‘四人帮’糟塌得够苦了啊！”旧中国时，他的家乡经常碰到飞蝗蔽天，跳蝻遮道的灾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只好吃蚂蚱充饥。当时在严重的灾害面前，人们束手无策，只好到庙里去拜求“尖嘴菩萨”。这是他在少年时候就立志攻研昆虫学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昆虫学家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有效地防治了害虫。讨论中大家都很赞同他的意见：我们一定要象治蝗那样，深入彻底揭批“四人帮”，打一场人民战争，除害务尽，不留后患，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我来向他祝贺了春节，正一起畅谈着一九七八年新春的大好形势，他的小孙子跑来，爬上他的膝头，给他递来一封广东来信。那是一位青年昆虫工作者催他去那里协作开展“以虫治虫”工作。他兴奋地对我说，在生物防治方面，我们祖先也早有所发现，唐朝时候岭南人就懂得买窠蚁治柑桔害虫了。现在广东的昆虫工作者，在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方面，又取得可喜的新成就。

我知道这位老先生容易犯风湿性关节炎，因此劝他不要太早去南方。他回答说：“我现在抓紧赶写这本昆虫志，就是为了好早点动身。快惊蛰了，春暖花开，正是研究昆虫的好季节，为了工作，我们就得象蜜蜂那样追着春天跑啊！”他不禁愉快地笑了起来。

当我告辞出来，老昆虫学家把我送到门口时，他的小孙子举着捕昆虫的网，追了出来：“爷爷，爷爷，也带我去，帮您抓虫子！”他笑着说：“好啊！咱们老少一起动手，去消灭害虫，今年让大家能吃到丰收的荔枝！”

我走出楼外，发现春雪已经把大地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素绢。

路旁高高的杨树枝头，茸茸的花苞象一枝枝吸饱了墨的画笔，春天正在酝酿着一幅惊人的创作。一群活泼的少年背着冰鞋，正嘻笑着从昆明湖上归来。此刻珠江之滨，已经“花市灯如昼”了吧。我边走着，边想：我们就应该一手除害，一手播种。我们要为在祖国广阔田野上辛勤耕种的人们祝福；我们也不应忘了向那些埋头除害的人们致敬！

## 新陋室铭



去年深秋，在北京开会制订全国基础学科规划时，我同一位上海来的生物学老教授住在一起。他是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年出生的，他决心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一直奋斗到

二〇〇〇年。要生活整整一个世纪，那就得“老当益壮”，好好锻炼身体呀。我每天早上起来，老先生的屋里，床铺叠得整整齐齐，总已没有人了。有一次我也醒得较早，同他一起到附近旷野去散步。

橙红的朝阳，刚从树林东边的地平线上射过来，照在老教授白茸茸的眉发上。他挤紧眼角的鱼尾纹，眯起晨星般炯炯有神的眼睛，突然问我：“你看，如果没有光线，人会长眼珠吗？”他迈起硬朗的步伐，又问道：“你说，在一个没有地心引力的星球上，如果产生了人，也会象我们这样长两条腿，直立行走吗？”

噢，他在继续向我阐述昨天小组会上，他的关于探索生物进化规律的意见。过去，“四人帮”破坏了“百家争鸣”的方针，造成